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革命理論

加 克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革命理論

(「歷史唯物論」第八章)

加 克 著
崔 平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311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

著	者:	加	克
	者:	崔	平
	者:	沈	遠
	者:	人	社
		民	志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者:	新	華
	者: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西便門內南大街)	廠

字數: 39,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 30,001—65,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定價 2.400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從作為階級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革命的一般說明出發，
主要論述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並闡明它
與資產階級革命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間根本不同之點。

Г. М. ГА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ЕВОЛЮЦИИ

本書譯自 Ф.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主編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一書，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版，是該書的第八章。

出版者說明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於今年年初出版了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的集體著作「歷史唯物論」。這部著作出版之後，蘇聯的評論界予以很大的注意。各報刊發表的書評，就我們所見到的有以下各篇：歐庫洛夫的「評「歷史唯物論」」（原文刊三月二十七日的「文學報」，譯文刊「新建設」第四卷第三期）；車斯諾柯夫等三人署名的「爲完整的歷史唯物論教科書而鬥爭」（原文刊八月三日「真理」報，譯文刊「新華月報」第四卷第五期）；柯爾涅葉夫等三人署名的「關於歷史唯物論的著作」（原文刊「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五期）。在莫斯科曾爲這部著作舉行了一次連續三日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約有六百人。

所有的評論都肯定這本書有如下的優點：書中詳細敘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歷史唯物論各項基本問題的基本思想，並引證了大量的實際材料；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徵，蘇聯社會與國家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在書中佔據着顯著的地位；書中說明了日趨尖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揭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批判了現代的資產

階級社會學說。

但評論者指出，這本書也包含着重要的缺點：對歷史唯物論發展上的列寧、斯大林階段解釋不充分，全書的結構欠完密，材料的敘述上缺乏應有的系統化和一貫性，有的章裏對某些理論問題的解說不深刻，有的重複，有的略而不詳（如書中缺少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專章），語言貧乏等等。

我們認為，這本書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是很有用的，所以決定把它譯出來。由於這本書在結構上「很像一本論文選集，而不像一本統一的完整的著作」（車斯諾柯夫等論文內的評語），每章都可當獨立的論文看，所以採取分章出單行本的辦法。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

目 錄

一 社會革命是由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的規律.....	一
社會革命的原因(一)——一切革命的主要問題(二)——革命的性質和動力(五)	
二 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七
三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一五
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基礎(五)——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作用(七)——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破壞(九)——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三)	
四 革命勝利的客觀和主觀條件.....	二六
革命的形勢(八)——武裝起義(三)——列寧主義的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四)	
五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	三八
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學說(三)——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及其發展的基礎(四)——改良主義的破產，列寧主義的勝利(四九)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證了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擺脫一切剝削的革命解放的歷史必然性，論證了爲消滅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而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革命理論的基礎。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中，用新的偉大的有益的思想豐富了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列寧和斯大林創立了新的、完整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

一 社會革命是由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的規律

社會革命的原因

人類社會的歷史證明一種社會形態爲另一種所代替，是通過革命的變革來完成的。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社會革命的最深刻的經濟基礎和原因就是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不能在該社會形態的範圍內克服，它只能通過以新的生產關係來革命地代替衰亡中的生產關係而

獲得解決。

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①。

一切革命的主要問題

在建立於階級對抗上的那些社會中的一切社會革命，都是強力革命。「強力，——馬克思說，——是每一個舊社會在孕育新社會時的產婆」^②。強力是一種武器，進步的社會運動藉助於這種武器爲自己開闢道路，粉碎反動階級的反抗。革命強力之不可避免，是因爲統治的剝削階級熱中於保存衰亡中的生產關係，而反對用新的生產關係來代替它們。斯大林同志寫道：

「到一定時期爲止，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的變更，是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而自發地進行的。但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爲止，只是到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還沒有充分成熟的時侯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時，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的統治階級，就變成了「不可克

① 「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九四八年版，第三二二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七五四頁。

服的「障礙，只有經過新階級的自覺活動，只有經過新階級的強力行動，只有經過革命才可掃除的障礙」。

這樣看來，新的生產力和阻礙其發展的衰亡中的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是表現於各階級間的鬥爭中。生產力的主要因素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勞動羣衆，而衰亡中的生產關係的體現者是統治的剝削階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衝突，引起勞動羣衆反對統治的剝削階級的憤怒，引起勞動者的革命行動，引起對堅持舊的、衰亡中的生產關係的反動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強力推翻。

統治的剝削階級，在反抗新的生產方式時，使用着他們所掌握的國家政權。因此，代表新生產方式的先進社會階級的革命行動，首先要推翻沒落階級的政治統治，要奪取政權。爲取得國家政權而進行的鬥爭提到了第一位，使得鬥爭雙方的武裝衝突成爲不可避免，而必然產生以取消其政權爲目的的反動反動階級的革命起義。根據列寧的論斷，國家政權的問題是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與統治階級爲了保持自己的統治利益而作部分讓步的改良不同，社會革命是意味着把政權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一種社會制度由另一種來代替是不能通過改良來實現的，而照例是要通過革命來實現的；革命要求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自由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不止一次地企圖證明，革命本身就是脫離社會「正常」發展道路的某種偏差，企圖證明社會似乎是循着純進化的道路而發展的。他們把革命當作一種「疾病」，當作「社會機體的炎症」。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也完全附和了這種觀點。社會叛徒行為的理論台柱考茨基，把社會革命行動的地盤僅僅局限於由封建制度轉入資本主義的範圍內。他拒絕把古代東方和古代歐洲殘酷的階級戰鬥看作社會的革命，而輕蔑地名之為「叛亂」。考茨基力圖「證明」革命在歷史上只有一回，即是在由封建制度轉入資本主義的時候，「證明」它不是普遍規律。這種捏造對於考茨基和其他改良主義者是必要的，為的是藉此來「證明」彷彿社會主義之代替資本主義，是通過「經濟民主」，不要社會革命，也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而完成的。對工人革命的憎恨，以及在它面前的資產階級式的恐懼，推動了考茨基和一切機會主義者背叛馬克思主義。

與各種自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觀點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人證明社會革命不是偏差，而是階級社會發展之必然的、合乎規律的道路。馬克思指出，革命——這是歷史的火車頭。在革命時代，千百萬勞動羣衆起來表現自覺的歷史創造性，這些羣衆在「平」時是被壓制的，是不許參加政治生活的。正由於羣衆的參加，革命就表示着整個歷史發展進程的巨大的加速。在揭露自由資產階級把革命時期當作「瘋狂」時期、「思想和理智消失」時期的觀點時，列寧寫道：

「當人民羣衆本身，以其自己所有的處女般的素樸性、以其樸實而粗魯的堅決心開始創造歷史、在生活中直接而迅速地體現「原則和理論」的時候，資產階級感到恐懼並嚎叫「理智退居末

位」(小市民英雄們啊，難道不是相反嗎？正是在這樣的時候，在歷史中表現着羣衆的理智而並非個人的理智嗎？不正是在那種時候，羣衆的理智才變成活生生的、行動的力量，而不是抽象空談的力量嗎？)」。列寧指出，革命時期的特點就在於事變比庸俗的、改良主義者的「進步」時期更寬廣、更豐富，羣衆更自覺，歷史的創造性更勇敢、更輝煌。喚起被壓迫階級爲反對壓迫階級而鬥爭的羣衆性的人民革命，不能不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爲它是消滅舊的、創造新的。

革命的性質和動力

各種社會革命，按其性質和動力，按其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果而有所區別。

革命的性質決定於它解決了什麼矛盾，它所實現的是些什麼任務。因爲社會革命的原因是新的生產力與衰亡中的生產關係間的衝突，那末它的性質就看它所要消滅的是什麼生產關係和它所建立的又是什麼生產關係。例如，以消滅封建農奴制關係爲使命的革命，按其性質說是資產階級革命。以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爲使命的革命，按其性質說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實現革命、推動它向前進、克服沒落階級的反抗的那些階級，稱爲革命的動力。

被壓迫者的第一次社會革命是奴隸的革命。這種革命促成了奴隸制度的消滅。例如，奴隸起義和野蠻部落侵入的結果，羅馬帝國崩潰了。奴隸革命的客觀意義在於奴隸制形式的私有制爲封建、農奴制形式的私有制所代替。消滅奴隸制和取消奴隸主剝削形式的奴隸革命，不曾促成、也不能促成剝削制的消滅。

反對封建農奴制度的農奴革命，也不能促成剝削制的消滅。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種革命用資本家和地主來代替了農奴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農奴制的剝削形式。這一種剝削者爲另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①。因爲這些革命在封建農奴制關係的地位上只能安排以生產資料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以這些革命就其性質說都是資產階級革命。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原則上不同的性質。它的使命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即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的公共所有制。因此，無產階級革命能够消滅一切剝削制，能够剷除一切的和任何的剝削者。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同於以前的一切革命，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說法，那些革命都是「片面的革命」，就其任務和範圍來說都是局限性的革命。

二 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在西歐各國，領導十七、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反封建革命的，是資產階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歐洲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在三次大的決定性的戰役中，達到了最高度的緊張狀態」^①。其中第一次是一五二五年的德國農民戰爭，它的目的是反抗對農民和城市貧民的封建剝削，但是遭到了失敗。第二次戰役是一六四二——一六四九年的英國革命，它打擊了英國的封建社會制度。第三次戰役是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法國革命，它推翻了封建貴族的政權而促成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在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中，農民構成了戰鬥隊伍，然而他們同時又是革命勝利以後不可避免地破產的階級，因為這些革命的經濟結果是資本主義的發展。

無產階級也積極參加了以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法國革命開始的反封建革命的行列。工人階級在同全體人民一起進行反農奴制的鬥爭時，也提出了自己的階級要求，雖然這些要求還不够

①「馬恩選集」，第二卷，一九四八年版，第九四頁。

明確、還模糊，但已趨向於消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在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的時候，巴黎的無產階級迫使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宣佈共和政體，迫使資產階級進行一些民主改革。在這次革命中，無產階級聲明了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二月共和國，照馬克思的話，是被迫「宣佈自己是共和國，是可靠的社會制度。巴黎的無產階級爭得了這一讓步」。

由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起的這種作用，這些革命大大地超越了資產階級所提出的那個目的。那時，瘋狂的資產階級噱叫「秩序」，並用火和劍來穩定這種秩序。這樣，「在革命活動的這種超進之後，——恩格斯寫道，——跟着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動，這種反動同樣也超越了自己的目的」。從無產階級出現於歷史舞台的時候起，資產階級由於恐懼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圖，轉而採取了跟封建主勾結的叛變政策，以便共同進行反對勞動者的鬥爭。

許多反封建革命，就其動力說，都是人民的革命：它們是靠人民羣衆——農民和城市平民分子的參加，後來是在工業無產階級參加之下，而完成的。但是，它們在性質上都是資產階級革命，只是促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加強和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恩格斯在描寫這些革命的時候指出，它們，正如奴隸革命一樣，是多數人爲少數人利益的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恩格斯寫道，——都歸結爲一個階級的統治權爲另一個階級的統治

① 「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九四八年版，第一一八頁。

② 同上，第二卷，一九四八年版，第九五頁。

權所代替，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同被統治的人民羣衆相比，只是極小的少數。這樣，某一個統治的少數被推翻了，另一個少數代替它掌握了國家政權的舵柄，依照自己的利益而改造了國家的秩序……假如把每一個別場合的具體內容撇開不談，那麼，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於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如果多數人也參加了這些革命，那他們的行動——不論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只是有利於少數人的，但正是這一點，或者甚至多數人的單純被動行爲，缺乏來自他們方面的反抗，就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這一小撮少數人就是全體人民的代表」。

在沒有大工業生產和充分發展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時候，就沒有消滅剝削制的客觀條件。

但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形成和工業無產階級已經成長起來的時候起，革命的進程就愈來愈有賴於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程度，和它作爲對一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領導者的能力。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把一八四八年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視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正在那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不斷革命的思想。與力圖迅速結束革命和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小資產者相對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了以下的任務：「在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尚未被驅逐出統治地位以前，在無產階級尚未奪得國家政權以前，要使革命不斷地進行……」。

帝國主義時代加強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性。這時候由於階級力量有了新配置，就開闢了無產階

級成爲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列寧揭示了階級力量的這種新配置，並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創立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列寧確定了領導權屬於資產階級和政權也轉到他們手裏去的那些過去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跟資產階級不復成爲革命階級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區別，在這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屬於無產階級，而且這些革命把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作爲自己的任務。一切意圖反對封建農奴制度、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去發展社會經濟的農民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革命。然而並不是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是農民革命。並不能把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叫作人民的民主革命。列寧寫道：

「如果列舉二十世紀的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得承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爲民衆，大多數人民，無論在前者或在後者當中都沒有顯然積極地、獨立地起來爲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奮鬥。反之，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在其中未曾有過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有時得到過的那般『燦爛的』成功，但它毫無疑義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爲民衆，大多數人民，呻吟於壓迫和剝削之下的社會最『下層』的人，都曾獨立奮起，用自己的要求，用

● 參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七一頁。